

同声传译手势研究

姚之扬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摘要: 由于手势往往具有多重功能, 这些功能往往互相交织、重叠。例如, 图示型手势和指向型手势既可以是隐喻手势, 也可以充当节拍手势。因此, 最新的研究倾向于以图示型、指向型和隐喻的维度 (dimension) 来描述手势 (McNeill 2005; Mittelberg, Evola 2014)。

关键词: 同声传译; 语言中介; 质量; 模型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4.03.036

一、引言

近年来, 口译被认为是一种多模态、具身认知的跨语言中介活动, 依赖语言、听觉、视觉等模态 (Seeber 2017; Stachowiak-Szymczak 2019)。口译员接收听觉和视觉信息, 即发言者的面部表情和手势, 以及视觉辅助工具如幻灯片和笔记, 并将这两种类型的输入结合在一起 (Seeber 2017)。

探究口译活动中的多种模态是近年来口译研究的重点。但是过往研究主要探究视觉辅助工具、笔记、音频等模态, 鲜少聚焦手势这一模态。而同声传译员通常在同传过程中常常作出各种手势, 即使听众看不到他们 (Galhano-Rodrigues 2007; Galhano-Rodrigues, Zagar Galvão 2010; Zagar Galvão 2009, 2013)。本文故此梳理了国内外同声传译手势研究。

二、理论框架

(一) 手势

手势 (gesture) 指“说话中出现的任何动作 (Feyeresien, de Lannoy, 1991)。手势有两种基本类别: 标志性手势 (emblematic gestures) 和共语手势 (co-speech gestures), 本文主要探讨共语手势, 即说话时伴随语言的手部动作。透过手势可以观察认知活动 (Goldin-Meadow和Alibali 2013: 269)。在共语手势中, 这一点尤为明显: 共语手势是伴随着言语的手臂和手部的独特、自发的运动, 提供了一个窥视说话者观点、兴趣和心理形象的窗口。”

(二) 手势的分类与功能

共语手势还可以进一步分类, 而分类有不同的标准, McNeill (1992) 根据从功能角度把共语手势分为四类: (1) 图示型手势 (iconic gesture), 这些手势描绘人物、物体、动作或事件; (2) 隐喻手势 (metaphoric gesture), 这些手势也是图像化的, 但指代抽象概念; (3) 节拍手势 (beat gesture), 这

些手势是有节奏的手部运动, 强调伴随的词语; (4) 指向型手势 (deictic gesture), 这些手势指向具体的物体和事件, 或者指向隐喻表示抽象概念的具体位置。

由于手势往往具有多重功能, 这些功能往往互相交织、重叠。例如, 图示型手势和指向型手势既可以是隐喻手势, 也可以充当节拍手势。因此, 最新的研究倾向于以图示型、指向型和隐喻的维度 (dimension) 来描述手势 (McNeill 2005; Mittelberg, Evola 2014)。在一个手势中, 所有这些维度相互作用, 因此不能说某一个手势是单一的图示型手势或指向型, 而应该说某一个手势有着不同维度的隐喻性或指示性。为了确定手势的局部功能, 不同的维度必须“与伴随手势的言语和其他语境因素结合在一起” (Mittelberg, Evola 2014: 1740)。

Kendon (2017) 则从语用学角度将手势分为三类:

(1) 指称型手势 (referential gesture), 手势有助于言辞的指称意义; (2) 语用型手势 (pragmatic gesture), 手势有助于组织言辞的结构, 例如, 提供有关其言辞力量的信息或强调言辞的某些部分; (3) 互动型手势 (interactional gesture), 互动得以调节。

三、同声传译中的手势研究

正如前文所言, 尽管观众通常看不见译员, 但同声传译员在同传箱中也会运用手势。Adam (2013) 对手势在同声口译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研究, 发现在命题密度较高的言语片段中, 口译员手势频率更高, 并且 Chaparro Inzunza (2017) 表明手势可能对口译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大多数关于同声口译中手势的研究表明, 不同类型的手势往往存在重叠, 这意味着手势往往是多功能的。例如, Galhano-Rodrigues (2007) 发现手势同时

具有图示和指向功能。她还观察到一些图标手势则提供了对记忆的支持，帮助口译员“在她尚未表达出来并且正在听说话者的下一句话时保存意义”（Galhano-Rodrigues 2007）。Zagar Galvão（2009）发现有些节拍手势带有图示特性，并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示例：讲者在他面前的空间中绘制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地图，然后指出了他正在谈论的不同地区。

Adam和Castro（2013）的研究聚焦于节拍手势，发现它们往往与图示和隐喻手势重叠。Adam和Castro（2013）的结果表明，大多数节拍手势用于强调，辅以语调元素；许多出现在译员犹豫的时刻，比如口译员自我修正时。

Stachowiak-Szymczak（2019）研究了同声传译和交替传中的节拍手势。她的研究基于一个观点，即口译是一种认知负荷较高的具身活动，为了应对这种负荷，口译员会采用手势和眼动等身体活动，以促进认知加工。在她的实验中，她使用数字和列表作为“问题触发器（problem trigger）”（Gile 2009: 192），以增加“局部认知负荷”。她发现，当口译员需要传译数字和列表时，平均凝视固定时长和每分钟的节拍手势数量增加，而视觉和听觉输入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影响了口译员观看屏幕的频率。基于这些发现，Stachowiak-Szymczak（2019: 119）得出结论，“节拍手势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局部认知努力而产生的”，并且视觉和听觉信息在口译过程中得以整合。

Leon和Celia Martin de（2021）则深入分析了一位同传译员在一次远程视频同传中的所有手势，探究不同类型的手势在传译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两位研究人员发现，指称型手势和语用型手势在同声传译过程中起不同作用，当EVS增大时，译员的指称型手势增多，图示程度与指向程度较高的手势接连出现。部分指称型手势与心理图像的具身化有关，多数指向型手势用来组织指向同传箱中位置的信息。其次，二人还发现当译员犹豫，犯错时，会使用语用型手势，促进同传过程。使用语用型手势时，译员往往会看向视频画面，EVS会减少。

国内对于同声传译中手势的研究相对较少。胡敏霞（2021）对现场口译视频片段的译员手势进行多模态试点分析，发现讲者和译员打手势的现象普遍存在，二者的主要手势类型都是节奏型手势；认知负荷更高的译员，手势数量更多，手势位置更高，可能出现更多的非典型共语现象；大部分讲者的手势会被译员还原和模

仿，但译员手势也映射自身认知加工过程，而且手势数量并非越多越好。这是国内首次对口译手势进行多模态实证研究，结论与国际口译手势研究发现基本一致。

四、同传手势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手势的分类与判定

在研究中，手势的分类与判定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Macneil根据功能划分不同种类，Kendon根据语用划分不同种类，究竟哪一种适用于同传手势研究尚无定论。同时，判定一个具体的手势究竟属于哪一类手势也没有客观、统一的评判标准。以往的实验中，手势种类判定都是参考多个译员判定结果而成，主观性比较强。

（二）手势的功能

对于不同类型手势在同声传译中起到什么作用，还没有清晰、明确的答案。目前的研究结论中，对于手势与译员传译表现，仅能提供表象与表象的对应，对于背后的路径与机制尚无细致探究，手势在传译中的功能只有模糊的答案。译员究竟是做手势好，还是不做手势好？手势的数量是否与传译质量呈现线性相关，还是存在一定的阈值？这些问题都缺乏全面、充分的实证研究。

迄今为止研究表明，尽管目前尚不清楚不同类型（或维度）的手势在口译过程中是否发挥不同的作用，手势以多种方式支撑口译员的认知加工。大多数研究聚焦一种类型的手势，而且大多数分析仅涉及口译过程的某些具体片段或使用短词句作为输入，很难比较不同类型的手势在一个口译过程中的功能。

（三）实验对象数量问题

同声传译实证研究中，研究对象的数量一直是困扰研究人员的难题，在同传手势研究中更是如此。由于不同译者打手势的习惯不同，加之手势种类繁多，多数研究集中在一种类型的手势上，而且大多数分析仅涉及口译过程的某些具体片段或使用短言辞作为输入，这使得研究人员很难比较不同类型的手势在一个口译过程中的功能。

（四）实验效度

当前的主要分析工具都是ELAN分析软件，该软件目前只能在模拟场景中应用，无法充分还原实战同传场景。同时，在实战中，同传译员往往还需要操作电脑、查阅资料、记录笔记，这也会成为影响译员手势选择的重要因素。受限于种种原因，当前的研究实验都是模拟实验，抑或利用语料库进行库助研究，无法在真实的同传箱中开展实验，实验效度受到一定影响。

五、总结

手势作为一种模态，成为口译认知研究的新领域。然而，目前国内外对口译，尤其是同传手势研究较少，中英同传手势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当前研究面临诸多问题，比如手势的分类模糊不清，实验的条件难以满足，实验的效度有待提升。为手势分类建立清晰明确的标准，提升实验的效度，研究实验结果对翻译教学与实战的作用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Adam, C. (2013). *La relación gesto/complejidad textual en la interpretación simultánea: Un estudio descriptivo*. PhD thesis. Universidad de Concepción, Chile.

[2] Adam, C., & Castro, G. (2013). *Schlaggesten beim Simultandolmetschen - Auftreten und Funktionen*, *Lebende Sprachen* 58 (1), 71 - 82.

[3] Feyereisen, P. and De Lannoy, J. (1991). *Gestures and Speech: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s* [M].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Chaparro Inzunza, W. B. (2017). *Gesticulación y calidad de la interpretación simultánea - Un estudio experimental*. Magister thesis, Universidad de Concepción, Chile.

[5] Galhano-Rodrigues, I. (2007). *Body in interpretation -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of speaker and interpreter and its relation to words and prosody*. In P. A. Schmitt & H. Jüngst (Eds.), *Translationsqualität* (pp. 739 - 753). Frankfurt: Peter Lang.

[6] Galhano-Rodrigues, I., & Zagar Galvão, E. (2010). *The importance of listening with one's eyes: A case study of multimodality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n J. Díaz Cintas,

[7] Gile, D. (2009).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8] Kendon, A. (2017). *Pragmatic functions of gesture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ir study and their nature*. *Gesture*, 16 (2),

157 - 175.

[9] McNeill, D. (2005). *Gesture and though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0] McNeill, D. (1992). *Hand and mind: what gestures reveal about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 Mittelberg, I., & Evola, V. (2014). *Iconic and representational gestures*. In C. Müller, A. Cienki, E. Fricke, S. H. Ladewig, D. McNeill & J. Bressemer (Eds.), *Body -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multimodality in human interaction* (pp. 1732 - 1746).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12] Seeber, K. (2017). *Multimodal processing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n J. W. Schwieter & A. Ferreira (Eds.), *Th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pp. 461 - 475). Howoken, NJ: Wiley Blackwell.

[13] Stachowiak-Szymczak, K. (2019). *Eye movements and gestures in simultaneous and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Cham: Springer.

[14] Zagar Galvão, E. (2009). *Speech and Gesture in the Booth - A Descriptive Approach to Multimodality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n D. de Crom (Ed.), *Selected Papers of the CETRA Research Seminar in Translation Studies 2008*. Retrieved from <<https://bit.ly/2Ik9t4k>>

[15] Zagar Galvão, E. (2013). *Hand gestures and speech production in the booth: do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s imitate the speaker?* In C. Carapinha & I. A. Santos (Eds.), *Estudos de linguística*, vol II (pp. 115 - 129). Coimbra: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16] 胡敏霞, 伍鑫, 甘露 (2021), *口译认知加工中的手势多模态研究*, *翻译教学与研究* (第七辑)

基金项目: 2022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字幕翻译的多模态翻译质量评估模型构建研究》(项目编号: YC2022-s540).

作者简介: 姚之扬, 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